我讀《一頭豬在普羅旺斯》

段懷清

我女兒過生日，我的師兄張業松送給她一本新買的書《一頭豬在普羅旺斯》。女兒喜歡這種類型的讀物，一則緣於天性，二則跟她幼兒園時候就讀過E·B·懷特的《夏洛的網》不無關係。但《一頭豬在普羅旺斯》跟《夏洛的網》並不是同一類型的書——《夏洛的網》有一種原初的質樸，這種質樸不只是在語言修辭風格上，而《一頭豬在普羅旺斯》，則是對於這種原初的質樸風格的嚮往與努力回歸，它的風格，是在學習與模仿中呈現出來的。

這一點在《一頭豬在普羅旺斯》的「序言」中就已經顯示出來了。譬如：

普羅旺斯告訴了我食物的意義，不僅僅在於烹飪或享用，而是具有更深、更廣的內涵。我體會到聚會、狩獵和種植食物是某種生命的一部分，這種生命印上了季節的記號，並將人們互相連接，緊緊地繫於土地之上。

這種類型的「造句法」，儘管在這種類型的讀物中已經屬於鳳毛麟角，但還是多少顯露出一些「做」的痕跡，而失去了原始的自然風格——其實這種差別只要去讀一讀《夏洛的網》就清楚了。《夏洛的網》是牧羊人講給牧羊們聽的故事，而《一頭豬在普羅旺斯》，則是一個牧場的遊客，回去後寫給對牧場有好奇心的外人們看的故事。

但這並不是貶低《一頭豬在普羅旺斯》或這一類型的讀書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它裡面一再環繞的「回歸」意識，與深入到眞正的生活之中以達到物無兩忘境界的追求，並非全無肯定之意義。譬如生活是否可以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地步，然後從這裡開始體驗眞正的新生活——那也可能就是所理想所追求的眞正的生活？再譬如，我們已經在紛擾複雜快節奏或者奢華的生活道路上走得太遠了，以致於我們已經失去了與最初的聯繫，我們已經不可能去實踐與之有別的其他可能，更別提所謂慢節奏的嘗試了。

而《一頭豬在普羅旺斯》似乎試圖超越這些障礙。它試圖告訴我們，我們與羊群、牧場、食物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是食者與被食者，後者也並非僅僅作爲我們的食物對象而存在。我們與這些「食物」之間，還應該有另一種更深刻同時也更密切的關係在——它們其實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們」的一部分。它們之所以成爲了我們的食物，僅僅以我們的食物的名義而存在，那不是因爲它們，而是因爲我們失去了體察到我們與它們之間那種更高更深也更密切的關係（用《一頭豬在普羅旺斯》作者的話說，就是「更深、更廣的內涵」）的能力與耐心。

那樣的能力與耐心，並不是在書本上或者遠離對象的城市裡重新找尋回來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心靈深處眞正意義上的萌動與覺醒——一種新的眞切的感動，一種親切感，一種共同生活的依存感，也就是一種基於新的感動與覺悟的相互發現。

對於這種相互發現，普羅旺斯只不過是一種「機緣」，而不是新的生活的全部。在現代生活語境中，普羅旺斯也只可能作爲都市生活的他者而存在，而不可能作爲都市生活的未來而呈現在我們的前面。更何況，即便是這樣一個位於法國內陸的「都市邊緣」，也不知道還能夠如此存在多久——這不是普羅旺斯的過錯，而是都市生活巨大的包裹力，將一切邊緣的、非中心化的存在裹挾進來，旋轉同化的巨大力量。《一頭豬在普羅旺斯》記述了一個人的情感復蘇體驗——這種體驗是一種實驗的結果，實驗者對於這種復蘇的可能性，既滿懷期待，又忐忑不安。因爲在現代生活中，要作出並眞正實現「這一個」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所需要的，並不僅僅只是最初的衝動與好奇。

推己及人

言止善

提到熱心公益的平頭百姓，往往會讓人想到那些在老人醫院服務的義工，去貧困地區任教的年輕人，還有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期間熙熙攘攘忙碌的身影。但下面講的兩位，卻別具特色。

葉雄是一位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女人，到了九十年代，已屬於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就在那時，她染上了毒癮。被毒品纏上的人，就只能過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了，正如一位禁毒警察所講：它沒有那麼厲害，還叫毒品？於是她吸了戒，戒了又吸，前後折騰了十年，直到本世紀初，經過戒毒機構和親人不放棄的幫助才好不容易回歸正常生活。這個「從地獄裡爬出來的人」，懷着感恩之情，決心要回報社會。她深知戒毒艱難，最難的是生理脫毒的人要保持不再復吸，她認爲自己的經歷，可能對想要戒毒的人會有示範作用，於是開通了「葉子戒毒熱線」專門和求助的戒毒者談心。她講「你們經歷着的，我都克服過」，所以她的話對那些想爬出泥沼的人很有說服力。爲了提高實效，葉雄邊幹邊學心理學，並考取了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二〇〇五年，在上海市禁毒辦的倡導下，非政府組織自強社會服務總社開始關於戒毒工作的同伴教育。二〇〇七年，由十名經過篩選的康復者組成的「涅槃重生同伴教育輔導小組」正式成立，葉雄進入了這個小組。

至今，一位受益者還記得葉雄演講的話：「我自信，是因為我從地獄回到人間，而且在人生的廢墟上重新站了起來；我感恩，是因為在『自強』這個平台上我想收穫一縷春風時，人們卻給了我整個春天。」二〇〇九年九月，上海首個以禁毒社工名字命名的戒毒網——「葉雄戒毒網」在自強總社正式啓動，他們登報說明網站主要從事預防教育，提供戒毒方法和榜樣示範等。當央視記者採訪葉雄時，這個看上去頗像一位退役運動員的女人滿面春風地侃侃而談。

今年三十八歲的劉世強是河北省南皮縣劉和木村人，他在縣城當攝影個體戶已有二十個年頭了。去年八月十號，他正在店裡忙着爲顧客拍婚紗照時，接到電話，得知父親突然去世。在爲父親辦喪事的過程中，他才發現沒有一張合適做遺像的照片。他陷入深深的自責：二十年前，迷上了攝影的他用賣血的錢買回了一部照相機。父親先是責罵他，而後賣了家裡的兩頭豬，送他去北京學藝。他學成之後，又是父親東借西湊，爲他籌錢在縣城開了個照相館。這些年來，他的生意越做越火，相機先後換了幾十部，可是父親從沒有提過要兒子爲自己照張相片，他也沒有想到要爲父親留個影。

今年春節的前一天，他的店裡來了一位中年婦女，約他去家裡爲自己一百一十歲的姥姥拍張照，他高興地答應了。可是過完春節，那位婦女再也沒有來過。他向別人打聽，才知道那位老人已經去世。

這件事使得劉世強再也按捺不住，他想，爲老人拍照，是不能再等的事。他決定爲全縣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免費照相。他找來了南皮縣的地圖，仔細看着，數着每一個村莊。從正月初八起他便開着車，帶着兩個助手，開始了有計劃的行動。到四月底，他走村入戶去過一百四十個村子，免費爲一千一百多位老人照了相。照的相，他都製成精美的十寸水晶照片送到老人手中。他很辛苦，生意也受到影響，但他堅持着。

閒說「到此一遊」

齊 夫

不知誰有那麼大的本事，居然能在北京故宮保和殿高近三十米匾額上留下「到此一遊」字跡，究竟是飛簷走壁的武林高手所爲，還是無所不能的「外星人」的傑作，是故宮工作人員的「以權謀私」，還是遊客高科技手段的遙控而爲，各界衆說紛紜，頗爲熱鬧。不管怎麼說，三十米的高度，絕對可以冠之以建築物最高的「到此一遊」。

中國不僅是旅遊大國，也是題寫「到此一遊」最多的大國，歷史悠久，傳承至今。因而，說到「到此一遊」之最，我們可以有很多聯想，還有不少「到此一遊」之最也值得一提。

規模最大的到此一遊。秦始皇二十八年，登遊泰山，率文武百官、千軍萬馬，加上扈從儀仗、內外命婦，車乘連綿數百里。還徵集民工數萬，在泰山大興土木，修「封祀壇」、「登封壇」、「降禪壇」，並立巨碑，頌自己統一天下功德，記「到此一遊」盛事，自吹自擂，驚天動地。可是沒想到，「坑灰未冷山東亂」，沒過多久，便二世而亡。

價值最高的到此一遊。古往今來，遊滕王閣的人千千萬萬，留下到此一遊筆跡的人也不計其數，唯有王勃的「到此一遊」最有價值。王勃的《滕王閣序》，字字珠璣，美不勝收，爲滕王閣捧場、延譽，美文不脛而走，佳句傳遍天下，閣因鴻文而名，樓因奇人而勝，名勝與美文相得益彰，成爲千秋佳話。

數量最多的到此一遊。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周遊最廣的一個皇帝，也是留下「到此一遊」最多的君王。平心而論，老頭子的書法不錯，工整、穩健，拿得出手，詩詞歌賦也不無造詣，且又極爲自負，喜歡炫耀，難怪他走到哪裡就喜歡在哪裡題詞、題名、題詩。因爲其寫的太多、太濫，臭名遠揚，以至於今日那些「到此一遊」的製造者都被譏爲「乾隆遺風」。

最傷心的到此一遊。陸游遊沈園，無意與前妻唐琬邂逅，傷感至極，無以排遣，寫下著名的《釵頭鳳》，字字血，聲聲淚，抒發了自己內心的眷戀相思之情和無盡的追悔悲憤。唐琬讀後百感交集，肝腸寸斷，含淚和《釵頭鳳》一首，絕望淒楚，纏綿悱惻，感人至深，催人淚下，此後竟鬱鬱寡歡，怏怏而卒。

最謙虛的到此一遊。一世狂傲的李白登黃鶴樓，本欲賦詩以記「到此一遊」，因見樓上題有崔顥的名作《黃鶴樓》，讀之再三，讚嘆不已，又自度恐難超崔顥，便心悅誠服，爲之斂手，不由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一輩子從不低頭示弱的李白，終於有了一次可愛而難得的謙虛之舉。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一個笑話。某遊客在寺院高牆留詩一首，以記「到此一遊」。被另一遊客諷刺：「多時不見詩人面，一見詩人丈二長，不是詩人長二丈，緣何放屁在高牆。」妙哉，不妨抄錄以贈故宮保和殿匾額上留下「到此一遊」者。

「姑婆」華君武

——張慰軍回憶父親張樂平和華君武的交往

詹 勝

今年十一月是已故漫畫大師、「三毛之父」張樂平誕辰一百周年。

今年六月，另一位漫畫大師華君武仙逝，中國又少了一個漫畫泰斗級人物。華老和張老是老朋友了。爲此，記者採訪了張樂平的小兒子張慰軍。

記者（以下簡稱記）：我看見報道，說你在漫畫大師華君武去世後特意代表全家去北京參加了家屬告別儀式，請你說說你父親和華老的交往好嗎？另外，據我知道，你父親比華老年紀大，爲什麼你叫他伯伯？

張慰軍（以下簡稱張）：是的，華伯伯比我父親小五歲，不過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都從小叫他華伯伯。他幾次要我們改口叫叔叔，改不過來，已經習慣了。

告別的那天（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友誼醫院，看着鮮花叢中蓋着黨旗的華伯伯是那樣的安詳，我也只能默默地再叫一聲華伯伯，說一句：華伯伯你一路走好！

我父親和華伯伯相識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時候他們都很年輕，都是漫畫作者，都去漫畫會和漫畫界前輩丁悚家。以至於他們和那個年代的幾個漫畫家都要調侃差不多年紀、老實巴交的小丁——就是丁聰——叔叔：「阿拉迭格辰光全是去尋倷爺，是倷爺格朋友，所以儂要叫阿拉爺叔……（我們那時候都是去找你父親的，是你父親的朋友，所以你應該叫我們叔叔——**記者註**）」

記：那時候有「三毛」了嗎？

張：「三毛」是一九三五年創作的，我估計他們認識的時候還沒有。我父親那時候已經是專職畫畫了。華伯伯好像先是在讀大學，後又在一家銀行工作，以畫大場面的漫畫出名。

記：哦，那到張老去世，他倆一直交往了有六十年左右。

張：中斷過兩次，一次是抗日戰爭開始後到解放，有十多年；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近八、九年吧。

記：抗日戰爭時，他們分別在解放區和國統區？

張：是。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一三」過後不久，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上海七個漫畫家成立了抗戰漫畫宣傳隊到當時的首都南京宣傳抗日，南京淪陷後轉到武漢。大概一九三七年底，華伯伯從上海到武漢，和我父親及他們漫畫宣傳隊的成員匆匆見了一面後就去了延安；我父親和漫畫宣傳隊南下。一別十多年，到解放後他們才又再見到。

記：中間一點聯繫都沒有？

張：幾乎是一點都沒有，因爲是抗戰期間，通訊和交通都極不方便的。到了解放戰爭，那就更沒有聯繫了，是分別在敵對的兩個政黨所統治的地區。

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倆在各自所在的地方畫了大量的抗日漫畫。在解放戰爭這段時間裡，我父親創作了《三毛從軍記》和《三毛流浪記》等等；華伯伯畫了這幅（指了指作品）膾炙人口的蔣介石假停戰的漫畫像，以及非常多和影響深遠的作品。不過當時他們都不知道對方的具體情況。

他們的畫是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表現方法，但是追求正義是一樣的。他們再次見面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北京文代會期間。

記：以後他們就恢復了交往？

張：對，以後我父親每年要去北京開會。華伯伯也經常來上海，來了以後就找沈柔堅叔叔、盛伯伯——就是特偉，也是一個比我父親年紀小，而我們都叫伯伯的長輩——還有我父親幾個在一起談工作、做美術片造型，華伯伯還寫了幾個美術片的劇本。

還有，他們在一起就互相開玩笑，一直到很老了還那樣。我們在旁邊聽了也一起笑，現在想想也好笑。

漫畫家嘛，幽默是他們的本性。

解放後，有一些比較左的解放區來的幹部對當時留在國統區的人很不以爲然。不過他們——就是沈叔叔、華伯伯、盛伯伯，還有賴少其伯伯和呂蒙叔叔等等，對我父親都很好，沒有這樣的表現。

記：你父親不也是共產黨黨員嗎？

張：那是以後的事情了，我父親是「文革」後的一九七九年才入黨的，但是他剛解放就打入黨報告了。後來政治運動不斷，據說我父親還是內定的右派，所以到粉碎「四人幫」後才被批准。

記：說個題外話，在抗日戰爭時候你父親是什麼政治觀點？有沒有想過去延安？

張：（笑）我父母結婚的日子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三月十八日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成立的日子。你從這點就可以知道我父母那時候的政治觀點了。那時候的文藝青年其實有非常多是這樣的觀點。

皖南事變後，賴少其伯伯從上饒集中營越獄找回新四軍的時候遇見我父親，他和我父親也是在上海就熟悉了，在事變前還爲我父親的抗日宣傳畫寫過文章。他們約好解放區見——這件事情沈柔堅叔叔也提起過，說那時候他在蘇北根據地就聽說張樂平要來。

可是後來我父親被當作人質走不了，因爲有特務發現漫畫宣傳隊有一些關於共產主義以及其他的禁書，他們要把全部隊員扣留。後來經過交涉，才留下作爲隊長的我父親。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現在回過頭看，我父親沒有去解放區有了另外的結果，那就是創作了《三毛從軍記》和《三毛流浪記》。

記：好，話說回來了。你對那時候你父親和華老的交往印象很深嗎？

張：他們談工作什麼的我當然不知道，只是估計在談工作而已，因爲那時候我還小。事後知道的。

我開始有印象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我父親和盛伯伯、華伯伯等在蘇州爲了幾個動畫片搞創作，住了幾個星期。我媽媽帶我在周末去蘇州看望，碰到了華伯伯帶來的小兒子方方，就此開始了我們第二代的交往。

從蘇州來上海，方方住在我們家。後來大了，來上海出差什麼的，方方也經常會在我家住上幾天。

七十年代末我借到北京工作過一年，休息日就去華伯伯家住，好像就是周末回家那樣。端端大哥對我就像對自己弟弟，伯伯、伯母就更不用說了。

以後都是這樣。

記：你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你父親和華老又中斷了聯繫，那是怎樣的事情？

張：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了，我父親當時在《解放日報》工作，兼任上海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我父親是上海美術界最早被打倒的。羅列了很多罪名，太多了，我在這裡也不說了。

華伯伯在北京也被打倒了，這樣一個從延安出來的共產黨幹部也被打倒。批判他的文章還上了《人民日報》，有大半版面。那時候被黨報這樣地批判，是表示眞正被打倒了。我父親看了很擔心。

但是，他們已經也不再聯繫了，也不可能聯繫。

記：聯繫了是不是罪名更大？

張：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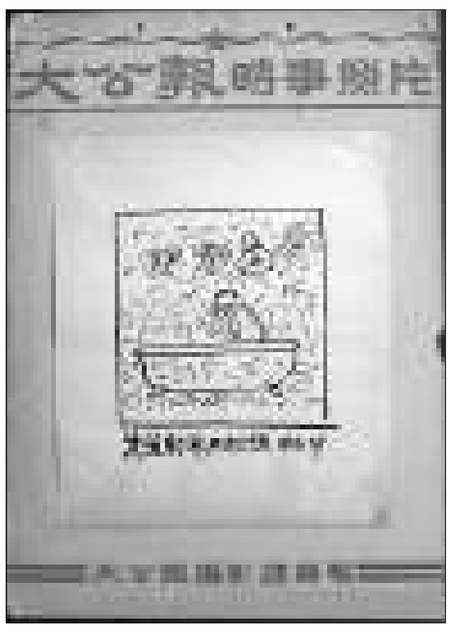
記：後來又怎麼恢復聯繫交往的？

張：大概在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恢復工作了，政治氣氛相對寬鬆，他倆也算是被解決問題，可以恢復部分工作。華伯伯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一是告訴了他自己幾年來的情況，二是詢問我父親和很多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當時的境遇。我記得我父親很激動，馬上讀給我母親聽，坐下就寫回信。

記：那什麼時候又見面的？見面一定很高興了！

張：見面應該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了，是在北京開會的時候。具體什麼會議我忘記了，反正不是政協會議就是文代會。

經過「文革」的苦難，能再次見面，他們當然非常高興。會議安排有飯吃的，但是華伯伯一定要請我父親到外面另外吃一頓，順便還叫上了電影演員趙丹叔叔。



華君武當年在大公報刊登的漫畫《先生耐寒不耐熱》

三個人一進飯店，服務員就認出了趙丹叔叔，華伯伯又介紹了我父親。這頓飯吃得非常開心，三個好酒之徒也喝了不少。吃好，華伯伯對趙丹叔叔說：「因爲你的臉，服務態度難得見到這麼好；」對我父親說：「因爲知道你是窮孩子三毛的爸爸，今天廚師做的菜又好又多。」趙丹叔叔對我父親眨眨眼睛，然後兩人同聲說：「哦——原來今朝迭頓飯是阿拉請儂啊！」（笑）

記：後來就經常見面了吧？

張：每年有幾次，譬如政協、文代會、美協會議等等，是我父親去北京；華伯伯又經常爲了工作來上海。一九八五年上海辦了《漫畫世界》，趙超構伯伯請我父親當主編，所以他們爲了創作也經常見面的。我父親去世後，《漫畫世界》是華伯伯當主編。

我父親一九九二年去世，華伯伯來信來電話，還寫了文章悼念，以及特意趕到海鹽參加我父親紀念館揭幕儀式等等。

後來好幾次我和華伯伯見面，他說他經常會想起我父親。

他還說他很後悔和我父親在一起的時候老是開玩笑，沒有互相交流創作的體會。因爲太熟悉，到我父親去世後他才想到爲什麼沒有問問我父親的作品是怎麼會受讀者這麼歡迎的。

到我父親去世十多年以後的二〇〇五年，華伯伯來上海，還在虹橋迎賓館和我回憶起我父親。他說：「你媽媽反對你爸爸喝酒，老是爭吵；你宋綺阿姨也因爲反對我喝酒和我爭吵。我和你爸爸私下都說，要一起到山上找個地方躲起來。唉，現在你爸爸不在了，宋綺阿姨也不在了！」

說完他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記：很傷感。

張：是，很傷感。

不過華伯伯很會調節氣氛。看我也傷感，就說：「你爸爸叫我姑媽。」說完他像個頑皮的小孩子那樣笑了。

記：姑媽？

張：是，姑媽。

那是一九八〇年末，中國漫畫家代表團訪問日本。說是代表團，其實只有四個人：團長是華伯伯，團員就是英韜叔叔和我父親，還有一位外交官。我父親剛過七十，身體不太好，一路上都在華伯伯他們的照顧下，據說連口水流下都是華伯伯幫着擦。他們笑說其實眞正的團長是張樂平。

去日本之前在北京，黃永玉叔叔塞給我父親幾百美元。這些外幣在當時對我父親來說很珍貴了，他想在回來的時候買個電視機，所以就貼身藏好。華伯伯就一路問錢藏好沒有，我父親就會下意識地摸一下口袋，呵呵。還有，怕我父親在外貪杯，華伯伯就一直叮囑，不讓我父親喝酒太多。我父親嫌他老管着自己，就說「儂煩煞了，姑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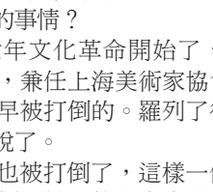
就此，我父親老遠見到華伯伯就叫：「姑媽！」

記：哈哈，那你有叫華老姑婆嗎？

張：當然不會叫，也不敢叫。端端、方方和我好像親兄弟，也許我叫了結局也要像小丁叔叔那樣，要我叫他們爺叔了！

食魚漫談

季旭東



魚歷來就是國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餚，在我國內地，不喜歡吃魚者還眞不多見。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寬廣的海域與衆多的江河湖泊繁衍着大量的各種魚類，這便爲國人食魚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所以國人食魚不但歷史悠久，並且還影響了一些地方的民風民俗，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食魚文化。例如，許多地方吃年夜飯時，魚是必不可少的，而這道魚餚又是不能吃完或乾脆只能看不能吃的，爲的是年年有魚（餘），圖個吉祥。山東人請客上魚餚時，一定得以魚頭對着客人，以示尊重；此時客人得喝魚頭酒，而魚尾方向上的人得喝魚尾酒。在沿海一些地方，漁民吃魚，一般是吃完一面，將主刺用筷子挑去後再吃另一面，決不允許將魚翻過來吃另一面，以避諱翻船……

我國一些地方的土語中也時常能見到魚的影子，像南京方言管小女孩的短辮子叫「毛魚乾」；湖北等地稱舊布鞋爲乾鹹魚。由於鹹魚不易腐爛，故賣鹹魚者賣起來可以不慌不忙，因此也有些地方的土語形容辦事拖拉者爲賣鹹魚的。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國人嗜食魚全在於魚肉的鮮美，漢字的鮮字中就有一半是魚。魚的鮮美也曾讓無數名人爲之傾倒：孔子就說過：「魚，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北宋歐陽修有詩云：「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近代章太炎稱黃鱔爲「超出《隨園食單》之上。」兪平伯曾作詩稱西湖醋魚道：「魚羹美，佳話芳年留。潑醋烹鮮全帶冰（指魚肉呈半透明狀），乳莼折翠不須油，芳指動纖柔。」甚至一些帝王也對魚餚讚賞有加。秦始皇稱魚丸子爲：「魚丸子，天下第一美食也。」清乾隆帝是個美食家，他曾作詩讚美太湖銀魚餚「太湖三白」爲：「金膾玉齋惟吳門，太湖三白值萬錢。」名人與權貴們的讚美更是增添了魚文化的魅力。

國人食魚不但烹製出了成千上萬種美味魚餚，還釀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魚餚故事與傳說。鰣魚堪稱魚中極品，現數百元也難得購到。鰣魚肉之所以如此鮮美，在民間傳說中是這樣的：鰣魚素有愛美與護子之心，爲求小姑神的庇佑，每年春天它們都要溯長江朝拜小孤山（即小姑神）。爲達此目的，便在出發前把自己養得膘肥體壯，所以其肉鮮美至極。用青海湖無鱗湟魚做的乾板魚是一道地方名菜。它是將湟魚收拾乾淨後，按大小順序鋪在石板上曬成狀如木板的魚乾，然後捆成捆，再以胡椒及辣椒粉等佐料調入乾麵粉，製成糊糊，塗在魚乾上，最後蒸製成餚的。此道菜魚肉柔韌，別具風味。並且還有一個饒有情趣來歷。相傳隋煬帝一次巡視西寧時染病臥床，忽聽到一群孩子在嚷嚷曬魚乾，他便命廚師把被曬成乾的湟魚取來並做成了菜。煬帝吃後頓覺鮮美無比，大汗淋漓，更奇怪的是他的病也霍然而愈。於是煬帝對此菜大加讚賞，而這道菜也從此名揚天下。像這樣有關食魚或魚餚的傳說，在我國民間還有不少，如四川的白酥魚、捏小魚、東坡墨魚、元寶魚、龍池鯽魚等等的魚餚後面都有着一個或幾個傳說故事。這些傳說故事因魚而生，一旦生成後又反過來增加了食魚的魅力與情趣。

或許是國人喜食魚者太多了，所以對魚類的捕撈越來越徹底，甚至連小魚苗也不放過，以致近海形不成漁汛，淡水魚也越來越少，似乎要不了多久，國人便無魚可食了。所幸這幾年人們環境意識日濃，國家也對沿海及大江大湖採取了休漁期等對魚類資源的保護性措施。如這些措施能得到有效而持久地貫徹，則國人將不患無魚可食之憂。